

ChLT 10604208

2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這字破心

不欲為此閑

言語

惟樹月

此詩形容得  
浩然之氣

國書館珍藏印

作詩尚讀

詩者自然感

厚温柔敦

體陶淵明詩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

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

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

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

淳和温公諸人襍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

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嘗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

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

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

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

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

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

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

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

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君子德足以

秉其志

關雎出在何

處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  
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  
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  
句至其直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  
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  
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衮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  
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  
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強不肯甘  
心之意

錄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  
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  
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  
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  
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  
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  
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十字却有力

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

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

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  
佳○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  
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  
人看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信筆胡說  
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  
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  
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  
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

此詩不足爲法

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  
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  
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  
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  
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  
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  
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  
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  
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  
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

蘇州無字  
參見味

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  
 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  
 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  
 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  
 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  
 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  
 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

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道  
 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  
 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  
 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  
 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  
 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  
 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  
 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  
 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偶誦寒山數

卷五十六  
五  
一三八

詩人未易到

石曼卿極有  
好處

王師有征  
時雨大

曼卿胸次高  
受卿非諸公  
所及

陳後山高軒  
過圖

畫圖真有益

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  
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  
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  
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  
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  
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  
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  
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  
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

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  
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  
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  
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  
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  
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  
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  
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  
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



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  
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  
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  
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  
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  
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  
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  
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

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  
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  
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  
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  
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  
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  
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  
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巉崎底

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  
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  
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  
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  
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  
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  
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  
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  
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  
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  
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  
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  
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  
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  
字便云好○**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  
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杜王  
是以  
訂于  
古是  
非

南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惜惜之語凜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玉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  
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  
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  
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  
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  
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  
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  
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  
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  
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玃

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  
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  
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  
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  
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侷儻之爲尚而極詆涪  
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  
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  
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  
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  
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勤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  
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  
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  
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  
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  
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  
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

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

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

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據發曾

中所蘊自成文耳章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

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

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

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山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

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攻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

後以飽食暖衣而不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  
 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  
 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六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  
 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  
 能也○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  
 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  
 惟是爭氣而已何以爭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  
 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因時損益之  
 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  
 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  
 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  
 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可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  
經世勵俗其芳猷夫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  
書坑術士六藝殘闕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  
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  
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  
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  
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  
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  
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  
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  
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  
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  
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  
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  
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  
 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  
 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  
 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  
 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  
 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  
 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  
 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  
 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  
 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  
 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  
 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  
 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  
 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  
 上做則班楊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  
 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  
 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  
 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  
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  
關做去及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  
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  
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  
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以  
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  
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離騷叶韻到終前面只發兩

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

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  
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  
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  
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  
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  
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  
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

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  
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  
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  
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  
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  
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  
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  
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  
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臣衡書

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  
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  
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  
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  
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  
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  
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  
又困善仲舒臣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談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在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  
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  
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  
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  
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  
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  
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  
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  
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  
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  
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出左太  
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  
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  
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  
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摠之  
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  
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  
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  
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

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

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心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

恁地安穩

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

然而人之文章也

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

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闌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人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

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

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  
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  
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  
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  
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  
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  
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  
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  
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鶡賦之類

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  
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  
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  
平易處極平易有險竒處極險竒且教他在潮州  
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未州力也○柳學  
人處便絕似乎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  
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  
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  
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  
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  
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  
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  
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  
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  
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  
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  
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  
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著  
菁者莪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  
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  
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  
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  
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  
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  
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  
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  
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



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與有則方是文

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

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一云或問

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字

○嘗以伊川

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  
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  
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  
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  
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  
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  
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瞻不爲  
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廵  
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

龍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老比黃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歐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

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空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旣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旣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留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

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

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

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豆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古今不易

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

列爲六經  
而世

決知不得  
其責

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  
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  
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  
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  
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  
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  
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  
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

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  
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  
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  
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  
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  
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  
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  
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  
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三五九

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六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

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邪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

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

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

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  
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  
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  
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  
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  
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  
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  
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

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  
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  
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  
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  
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  
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  
布置其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  
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  
廟碑一日思得頗久

一云不能得一起  
頭起行百十遭

忽得兩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  
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  
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  
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闢葺無意思又曰  
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  
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  
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  
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昭管不及評論總意  
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昭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  
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  
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  
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  
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  
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撓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  
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  
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  
東坡文字較明曰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  
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

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  
 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  
 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  
 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  
 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  
 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  
 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  
 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  
 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

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  
 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  
 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  
 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  
 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  
 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  
 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  
 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  
 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  
 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

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  
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  
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  
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  
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  
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  
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 曾喜模擬人  
文字擬峴臺記是做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  
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

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  
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  
氣脉渾厚 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  
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  
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  
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  
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索正氣○陳  
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云  
便是今人文字都 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  
無他抑揚頓挫

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  
蓋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  
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  
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  
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分曉今人  
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  
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  
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  
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  
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

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  
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  
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  
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  
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  
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  
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  
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  
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  
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

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  
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  
之書固有不會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  
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  
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  
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  
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  
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  
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  
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

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  
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  
竟是一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  
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  
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  
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  
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  
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  
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  
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

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詠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久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

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又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句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



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者文以資筆勢  
 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  
 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  
 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  
 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  
 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  
 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  
 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  
 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  
 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璧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  
 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

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

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

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前輩用言語古人有

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

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

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

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

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

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闕鞞○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

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

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  
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  
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  
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  
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盡東坡雖是宏闊  
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  
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  
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  
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  
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

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  
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  
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  
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  
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  
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旣不得正理又  
枉費心力不若虚心靜着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  
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  
先斷腰脊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  
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  
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  
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  
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  
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  
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  
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

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  
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  
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  
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  
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  
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  
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  
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六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  
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  
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感人若果  
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  
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  
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  
但說明德新民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  
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  
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  
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  
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  
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  
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  
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  
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

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者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申韓原德  
之意

老子窺測天  
道未盡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  
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  
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  
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  
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  
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

言無為戒夫  
作為

動靜之理未  
嘗一偏

明日有影

老子權詐之  
術

名子曰賊其

天地何意于

天地彭無萬  
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  
聖人為能弘  
道

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  
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  
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  
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  
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翁張理所有也而  
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  
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  
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  
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  
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  
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  
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  
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十分穩便可  
做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  
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  
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  
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靡了故曰致虛  
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  
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  
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  
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  
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

這工夫極難  
畫本老子氣

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  
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  
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  
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  
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  
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  
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  
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

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

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

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

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

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  
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  
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  
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  
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  
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  
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  
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  
今門櫪謂之牝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鑲便

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  
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  
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  
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  
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  
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  
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  
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其嘗思之

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  
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  
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  
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  
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頌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  
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  
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  
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

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  
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  
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  
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  
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  
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  
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

不爭所以深

凡人專事天莫  
若此  
者且這樣意

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  
是二一是木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  
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  
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  
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今若冬  
涉川猶今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  
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  
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  
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  
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

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  
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  
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  
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  
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  
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  
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  
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  
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

太史公非強  
妄辨

莫如

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  
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  
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  
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  
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  
殺人也無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  
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無理  
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  
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

子服重積

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  
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  
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  
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  
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  
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  
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  
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  
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老子與孔子  
之意不同  
老子不合有  
資之之意

天得此不一

天下自然而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止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

養虛應以

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

無從何便無息



吾道大公至正

文帝子房之所為

非老氏所見之習

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  
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  
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  
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  
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  
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  
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  
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

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  
槩舉

天下萬物生  
乎有

老子本旨

張本訊其有  
無之非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  
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  
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  
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  
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  
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列子平淡踈曠

豈子思中庸之旨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

莊生無禮無本形容道理亦

齊物論

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曾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久困覓出身處

東晉放曠必

伯夷死名于首陽莊周非知伯夷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周 康寧近似莊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

莊周辭處自

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  
 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  
 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  
 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  
 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  
 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  
 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  
 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  
 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

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  
 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  
 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  
 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  
 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須理會得只是不做  
 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

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  
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  
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  
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  
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  
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  
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  
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  
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

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  
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  
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  
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  
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  
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  
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  
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  
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  
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

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

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箠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旣其實而謂不必旣其文欺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

死一章最佳已下總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

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

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

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

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

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

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

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人如何及

他

刀利斧斲

六

齊脚歛

子不拘繩

五

儒出脫老

老子不知禮

樂刑政所出

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

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

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

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

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

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

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

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

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

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

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

莊子以老子

為宗

老子尚要出

米性也

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

華子對譚子

精神發出

列子御風之

言也

此言最

言可取安得  
不取

楊朱之學出  
于老子

闢楊朱便是  
闢莊老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  
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  
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  
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  
調了精神發出來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  
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  
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  
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  
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  
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  
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為  
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  
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  
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  
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  
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



三帝三王治  
世教民  
聖賢著書立  
名以不後世

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  
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  
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  
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  
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  
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  
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  
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  
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  
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

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  
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  
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  
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  
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  
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  
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  
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  
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

天地萬物以  
無爲本

清談為風流  
宗

吳石為習俗  
勇移

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頤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

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

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岱華幾三百年

言兵而天

是貴清淨

民自定

老子書中一

庶富未及于

教

帝三王化

民成俗之道

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  
漂搖隍柢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  
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  
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  
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  
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  
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  
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  
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  
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

形器法度  
狗之餘

何王如出

清談祖于老

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  
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純袴子弟能  
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  
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  
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  
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  
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  
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  
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  
太學文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  
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  
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  
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  
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  
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  
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

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王家爲軌  
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  
伍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五鄉之  
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  
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  
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  
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  
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  
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  
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

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  
斯其險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  
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  
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  
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  
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  
曰昔者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

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  
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  
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  
用孔子豈有直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  
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  
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  
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  
歟叛吾天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密也以予觀之  
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  
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

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旣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言可以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



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與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

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汗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汗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

### 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

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

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也不分明處曰也

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嘗下二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

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  
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  
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  
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  
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  
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  
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  
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

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  
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  
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  
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  
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  
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  
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  
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  
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  
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

此  
不  
利  
關

仲舒本領純正

仲舒醇儒

脫不得漢儒氣味

仲舒此二條取有功于世者

仲舒豈可及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始

固

仲舒無

仲舒心大

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

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慮之慎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羹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苜蓿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

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丑十八

諸子二

楊子

雄蘇隱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

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

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

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

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

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

此地

不如明

亦何

備以于

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

於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

根則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

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

撰之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

一散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一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

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在煌旁燭無疆孫于不

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之旁燭無疆則未也

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乎觀於朱泚之事可

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

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

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

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

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

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龜勉於莽賢

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揚子

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

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

不在此

生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

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

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安○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何如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

尼有王者  
一處稱揚  
德隆則啓星

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

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

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



心之學出  
上

分贊  
一百六十

下不足  
益以跨

不是如  
卦氣如

伊川亦取  
神

如何

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  
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  
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  
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  
玄曰潜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潜心于淵神不昧  
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  
不足者乃益以跨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  
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  
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  
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

不有

歲是方底物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  
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  
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  
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  
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  
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  
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  
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  
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  
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

生理大全

卷五十一

五

太玄之說康  
節深取  
太玄揆傍陰  
陽消長道理

易是加一倍  
法

太玄起數不  
同

二字最宜玩  
味

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

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

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揆傍陰

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潘室陳氏曰易是加二

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

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

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

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

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

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

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

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

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

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

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

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

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

地造化之  
自然

此

太玄擬易  
非易

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二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蹄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徃徃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心之判久

心之學者聚

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

文中子要學

兩漢

文中子好處

與不好處

從高視下瞭

然

又中子不合

有許多事

又中子好處

家

中子論時

文史可觀

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  
 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  
 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  
 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  
 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  
 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  
 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  
 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  
 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  
 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

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  
 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  
 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  
 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  
 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  
 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  
 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  
 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  
 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  
 做雜伯鉉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

硬

心

為肩

為雜

基

世只有華  
引爲得

人恁地

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  
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  
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  
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  
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  
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  
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  
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  
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

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  
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  
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  
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  
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  
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  
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  
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  
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  
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  
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  
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  
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  
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  
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  
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  
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  
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无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  
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  
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  
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  
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  
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  
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  
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  
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  
然世儒旣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  
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也

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  
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  
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  
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  
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  
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  
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  
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

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  
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  
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  
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  
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  
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  
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  
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  
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  
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  
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  
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  
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  
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  
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  
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  
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  
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  
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  
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  
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  
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  
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  
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  
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  
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  
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



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

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  
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  
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  
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  
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  
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  
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  
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  
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  
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

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  
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  
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  
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  
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  
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  
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  
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  
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  
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

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  
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  
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  
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  
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  
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  
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  
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  
及者

韓子

總論荀楊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  
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  
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  
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  
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  
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  
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  
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  
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

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  
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  
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  
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  
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  
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  
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  
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  
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  
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  
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  
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  
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

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

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會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麓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

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

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龕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此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  
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  
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  
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  
助爲恠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  
矢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  
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自復之如  
山莊

聖人言道必  
及器

聖之大用衆  
然復明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之有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  
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  
一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  
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  
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  
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  
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  
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  
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  
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學之功

留佛說其道

可仕不可

可謂六

責人甚

子好處勝

子剛明底

子走入老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已下總論荀楊王韓

○荀卿

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

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

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

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

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

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麤他那物事皆未成

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

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

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

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可與人修  
此二說

何須辯

有  
如  
並

公見得

分明

拙工夫

不是如

子亦兩作

三

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  
 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  
 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  
 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楊  
 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  
 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  
 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貢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  
 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  
 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楊子與韓文  
 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

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  
 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  
 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  
 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  
 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  
 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  
 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  
 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  
 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

看他裏面推  
得辛苦  
就上面說些

好處一一似  
聖人  
許多事相湊  
得好

恐粧點不得  
許多  
問程子謂楊  
子之學實韓

子之學華  
韓子之學華  
揚子不如韓  
子多  
子雲所見多  
得之老氏

温公最喜太

子雲何敢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  
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  
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  
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  
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  
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  
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蓀隱  
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  
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  
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

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  
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  
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  
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  
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温公最喜太玄曰  
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  
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  
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  
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退之勝似子雲

退之見到處甚峻絕

退之所以不功

舒自

雲不是道

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

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言

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

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

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

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

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

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

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

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

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

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

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

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

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

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

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

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

貼原道不

之無實用

以天

根

不可一律觀

大體  
處見得

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  
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  
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  
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  
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  
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  
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  
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柱襯輦所以於用處不

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  
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  
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  
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  
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  
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  
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  
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  
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  
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

如其爲人

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  
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  
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  
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  
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  
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  
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  
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  
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  
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

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  
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  
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  
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  
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  
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  
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  
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  
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  
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  
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  
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  
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  
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  
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  
下君臣人物斤兩以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  
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  
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  
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

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  
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  
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  
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  
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  
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  
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  
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  
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  
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



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

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

亦存  
足識

推韓愈孟子以達了孔氏天下翕然師尊之韓愈斯文終有愧

歐陽子之功

文章自是變

言變萬化從  
心上  
正心則事無  
生為

性上不可  
一物

舜所以為  
世法

聖賢作處  
大地懸隔

褚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  
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  
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議紛然  
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  
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  
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  
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  
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  
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公文天地

便通公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不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百十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  
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  
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  
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  
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  
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  
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  
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  
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  
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  
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  
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  
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  
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  
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  
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  
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  
本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  
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徃赴之也直以身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  
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  
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  
而心正見於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徃而不得其正  
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  
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  
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  
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

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  
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  
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  
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  
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  
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  
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  
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  
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

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

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疵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揚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

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紙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疵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

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徃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押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

曰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終快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

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人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誣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

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言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邇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

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

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  
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亦  
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  
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  
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  
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  
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  
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  
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  
截底議論似事亦未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